

水中的男孩

孙建成

植物园的湖边，一棵虬枝伏地的雪松下，李渊弥漫在湿润的空气里，依附在树皮皴裂的树枝上，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地摇晃。松针散发着清冽的略带苦味的清香，使他感到安全和放松。这是他的栖身之地。李渊的眼前是一片绿得耀眼的略有起伏的草地。草地的边缘便是那片平静的湖面。

小小的湖，也许只能算是一个池塘。环湖长着几簇高高的芦苇，在芦苇丛的间隔里，有一片水杉林、一片冬青、一片终日不见天日的竹林、几十棵枝干疏落遒劲的黑松。这些树的倒影从四面八方黑压压地倾倒在窄小的湖面上，湖水越发显得幽静黑暗、深不可测。这里已是植物园的边缘，几乎很少有游人涉足。

对李渊来说，植物园外面是陌生的世界。马路上，纷杂的人群和永不停息的车辆，使他寸步难行。他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。

自从那个春天，一辆豪华大巴开了足足一个多小时，将他和他的同学拉到这里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回家。

那一年的春天，湖面长满了绿色的浮藻，密密的浮萍遮盖了整个湖面，远远望去，就如一片茂盛的绿得魅人的草地。春游的小学二年级学生，在老师的一声号令下，开始自由活动。八岁的李渊透过密密的黑松林看到了这片美丽的绿草地，他离开自己的伙伴，从倾斜的坡面上狂奔而下，欣喜地张开两臂。八岁的李渊要在草地上打滚，翻斤斗，仰面朝天舒舒服服向上一躺。

草地一样的浮萍像玻璃似的被李渊踩碎，又悄然无声地把李渊包围。在下坡强大惯性的带动下，李渊无法收住自己的脚步。他顺着油一样细滑的河泥向湖泊深处沉入，水面的浮萍在他双手的扑动下，一次次闪开又合拢，阳光透过被染绿的湖水在李渊的头顶上奇异地闪烁。八岁的李渊用力挣扎四肢，要从水的包围中突围，胸前的红领巾在水里火焰似的向上飘舞。可是他的两条腿怎么也踩不到湖底，身子老是打横，怎么也立不起来。

李渊透不过气来，每吸一口气，都有大量的水涌进他的胸腔，他再也无力挣扎了。李渊深深地吐出最后一口气，他看见自己正顺着喉咙里发出的气泡，向上腾升……

李渊又一次看到了草地般的浮萍，湖面一如先前恢复了平静。透过浮

萍的缝隙，李渊看见暗绿色的湖底躺着一个男孩。男孩两手紧紧捏着一把湖泥睡着了，男孩胸前的红领巾在水中微微晃动，像一棵红色的水草，与世无争地生长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浮出水面的李渊感到了透心彻骨的害怕，他向四周大声叫喊。没有声音，风在树林间掠过，树叶瑟瑟作响。李渊向有人群的地方狂奔，感觉像在空气中浮动、飘移。

李渊推撞着遇到的第一个人，拉他的手敲他的头，贴近他的耳朵拼命地叫嚷。那个男人毫无知觉，只顾在花丛中全神贯注地捕捉一只上下翻飞的黑蝴蝶。植物园里的游人三三两两四处可见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到李渊的呼唤，他们脸上的笑容透露出内心的喜悦和恬静。李渊的努力一次次失败，他只得去找他的同伴。

李渊的同学正围坐在曲尺形的长廊里，吃着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午饭。李渊带来的面包、鸡蛋和橘子水，还在书包里沉在湖底躺在男孩的边上。年轻的班主任坐在孩子们的身边，眼睛望着莺飞草绿的景色呆呆地出神。她刚刚从大学毕业，做孩子王让她感到既幸福又困惑，他们顽皮的举动有时使她无所适从。

不好了，不好了……李渊来到老师身边，跺着双脚一遍遍对着她的耳边喊。

女教师突然抬起头来，目光吃惊地朝四周环顾，似乎在寻找什么，仅仅只是恍惚了一下，女教师又回到了原先的状态，再次沉湎于无尽的遐思冥想。不管李渊如何叫嚷推搡，都不能使她惊醒。李渊无能为力了，他知道那个男孩再也没有救了。

李渊一步一回头，离开那些熟悉的小伙伴，回到了湖边，静静地守着湖底的那个八岁男孩。李渊幻想男孩突然会在什么时候醒来，那时候，李渊就可以和男孩一起回家了。

天渐渐黑了，植物园里没有了游人，工作人员除了值夜班的也都走了。偌大的植物园里空空荡荡，像一片无人涉足的原始森林。男孩还是那么一动不动地躺在湖底，湖水，还有碧绿的浮萍，默默地覆盖着他，像包裹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

李渊等得有点困倦了，或者是有点麻木了，于是蜷在湖畔的那棵雪松下，打了一个盹。

突然，植物园里热闹起来。狗吠，灯光，还有嘈杂的人声，在植物园内四处游动。栖息在树上的鸟，成群地飞起，在空中盘旋聒噪，各种小动物从它们的窝里跑出来，惶恐地乱窜。黑暗中走着一行人，手电筒的光束交织晃动。他们在那些很少有人涉足的地方搜寻。植物园园长陪着李渊的父母、班主任和校长，走在人群的最前列。他们身后还有前来帮忙寻找的热心人。

「李渊——小渊——」

母亲一声声叫着李渊的名字，叫得小心翼翼诚惶诚恐，生怕吓着了李渊似的，声音中的绝望和悲凉使所有的生命澹然动容。

「渊——渊——渊——」声音在夜空下、树丛间、空气中回荡。

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的？」校长口气严厉地问女教师。他需要有一个人和他一起承担这个沉重的责任。

「离开植物园的时候，清点人数，就少了他一个。」女教师的声音像刚刚哭过。

年轻的女教师的确哭过了，别的教师一辈子也碰不上的事，她执教才半年就遇上了。今天晚上，她的男友还在老地方等她，说好不见不散的。想到这里，她的惶恐中又添了几分委屈。

校长又问李渊的父亲：「他肯定没有自己回家吗？上次有个同学和大部队失散以后，自己跑回了家，弄得一场虚惊。」

「没有，我刚才还和他奶奶通了电话。」李渊的父亲说，「这件事你们学校要负完全的责任。」李渊的父亲在政府机关里当科长，知道应该抓住责任人不放。

他们的谈话被一条半人多高的狼狗的出现打断了。巡夜的人牵着狗过来，对李渊的母亲说：「有没有那孩子用过的东西？」母亲把手里的一件外套递了过来，她害怕李渊夜里在外面冷，出门时特意带上的。狼狗在李渊的衣服上嗅了片刻，直嗅得李渊的母亲一阵阵惊颤。离开了衣服，狼狗开始在四周搜寻相同的气味。

寻寻觅觅了几分钟，那狗突然兴奋起来，朝湖边的方向一溜小跑。

栖息在雪松下的李渊被惊醒了。他看到一行人亮着灯火，喧哗着向湖边蜿蜒而来。他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条深黄色的大狼狗已经蹿到跟前。那狗似乎看到了李渊的身子，跳跃着不停地向他扑击。李渊左躲右闪，还是难以逃脱大狼狗的追咬，他一步步后退，最后不得不漂移到湖而上。那狗还是不依不饶，四爪刨地伏下身子，冲着湖面不停地吠叫。

人们在湖边停了下来。值班人员按住了躁动不安的狼狗。湖面浮萍覆盖，悄然无声，平静如凝固的油画。大家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，在暗淡的星光下，发出绿颜色的光。年轻的母亲双手捂住了脸。

「快，去找一张捞鱼的网。」植物园园长吩咐身边的人。

渔网抬来了，几个人向湖中撒出渔网。巨大的渔网罩住湖面缓慢地沉入水里，停留在湖面上的李渊穿过渔网的眼孔悬到空中，他看见渔网的一角覆在水下男孩的身上。随着渔网一点点收拢，男孩被拉动起来，在水中轻盈地上下浮动。隔着湖面，李渊在人群里看到了母亲、父亲，还有女教师。

母亲穿着黑色的风衣，长发两边的发夹紧紧地贴在耳旁，她下班后还没有换下衣服，就出来找她的儿子。父亲扶着母亲的身子，唯恐她支撑不住倒下去。他板着脸孔，表情一如往常的严肃。

妈——李渊喜出望外地喊了一声。

母亲放下了捂在脸上的双手，仿佛凝神倾听。

李渊不顾狼狗的扑击，欣喜地向他们奔去。他像往常一样，用手钩住母亲的脖子，两只脚围着母亲的腰，脸紧紧地贴着她的脸。母亲的身子在颤抖，她没有如往常那样亲吻李渊。她是那样的焦虑万分，她的心思全在那张在湖底一寸寸搜索的渔网上。李渊知道她在寻找那个躺在水底的男孩。

母亲心里在说：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的儿子不会在水里的。

只有找到了男孩，母亲才会理睬李渊。她是那样地爱着那个叫李渊的八岁男孩。每天临睡前，她都要靠在男孩的床边，给他讲一个故事，这些故事都是她自己编的，她入睡以前一定要把明天的故事想好了，她的故事

常常没有讲完，男孩就睡着了，每天清晨起来，她轻轻地来到床边，抚摸着男孩的脸，把他唤醒，然后为他穿衣……她一直要送李渊到学校门口，看着他走进教室，才会离去。

今天她要为李渊讲一个什么故事？

渔网全部拉到岸上，男孩从水底捞了上来。那条崭新的红领巾血一样地贴在男孩的胸前，他们今天早上刚刚举行了入队仪式。

母亲还没看清男孩的面容，就昏倒在草地上。母亲倒在众人的脚下，像风衣盖着的土丘。李渊一遍遍地摇着母亲白纸一样的脸。父亲蹲在她的旁边，用指甲揞压她的人中。好不容易，母亲哇地哭出声来。

人们抬着死去的男孩，搀着悲恸欲绝的母亲，朝灯光灿烂的城市走去。年轻的父亲和母亲脑海里一片空白。校长对自己说，以后说什么也不许低年级学生外出活动了。女教师觉得自己完了，她的事业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。只有那个男孩永远地沉默了。

李渊跟随在人群的后面飘浮移动。李渊要回家。

可是，那条狼狗围着李渊不停地狂叫。黑暗中，狗的眼睛像两颗红色的珠子。李渊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无视他的存在，而这条狼狗却紧紧盯住了他。狼狗一次次向李渊扑来，有几次，狗的前爪差一点就抓到了李渊。李渊只得一步步后退，退回到了布满浮萍的湖面上。狼狗对着湖水一个劲地吠叫。

李渊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他们一点点远去，远去……

几年过去了。

在李渊的记忆里，自从那个黑夜那条凶狠的狗把他和母亲隔绝以后，每到春天，也就是学生们春游的季节里，母亲就会来到这个小小的湖塘边。头一年，父亲还陪着她，后来就是她独自一个人了。

母亲每年都穿着当年的那件黑色风衣，梳着同样的发式，一步步向湖边走来。她的身前身后总有那么几只蝴蝶翻飞追逐，是她身上那一股永远不变的淡淡的清香吸引了它们。李渊飞奔着迎向她，树叶和青草微微地摇动。

母亲在湖边伫立，望着儿子沉没的地方。她的脑海里浮现出儿子的身

影。一个和她齐腰高的男孩，白白的胖胖的，她已经抱不动他了，八岁的孩子不能再抱了，可是男孩还是缠着她，顺看她的手一点点爬上来，双手搂住了她的脖子，两腿钩在她的腰上。这时候，他就可以亲她了，红嘟嘟的小嘴在她的脸上一下一下用力地亲着，发出叭叭的响声，然后贴着她的耳朵说：我又学了一句英语，你听着，哎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……

渊啊，母亲轻轻地问，你好吗？好吗？

李渊在她的耳边一遍遍地说：妈，我想回家，你带我回家吧。

母亲环顾四周。湖边静静的，看不到一个人影。自从溺死了一个二年级的男孩，湖面上再也看不到浮萍了，工作人员每年春天都要把它们打捞干净。鱼儿在水中悠闲地游着。

母亲卸下肩上鼓鼓囊囊的背包，从包里取出一件件东西：玩具手枪、游戏机、铅笔、簿子，还有李渊最喜欢吃的红肠面包和巧克力。母亲在草地上铺上塑料布，然后把这些东西轻轻地放在上面，之后在一边坐下来。

母亲说：渊啊，你先吃了红肠面包和巧克力，慢慢地吃，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去买。吃完了再玩，你看这儿空地多大，你就尽兴地玩吧，我看着呢。我们再也不会丢失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又说：玩够了，咱们再做作业，有不懂的地方，你问我。你要记住，别的你都可以放一放，语文和英文不能放松，语文是你的母语，英文是将来吃饭的工具，你听懂了吗？你外公说了，迟早要回来带你去美国的，在外公那儿你不会英文连问个路也找不到人。

李渊说：妈，我不要吃，不要玩，也不要做功课，我要回家。这儿就我一个人，家里好。

母亲没有听见李渊的话。母亲看到的是儿子大口大口吃面包巧克力的景象，她那苍白的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态。她就这么呆呆地坐着，默默地注视着想象中的场景，什么也没有听到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李渊失望地哭了起来，平静的湖面上漾起了阵阵涟漪，树叶哗哗地响。母亲抬起头来，惊恐地看着四周。李渊停止了哭泣，他害怕吓着了母亲。

母亲开始收拾地上的东西，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放进湖里，看着湖水把它们淹没。水中放养的鱼儿几乎是一下子涌过来的，聚成一团啄食着

红肠面包。还有的鱼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清一色的青鱼和鲫鱼，黑色的背像犁一样划开水面，尾鳍甩动着，拍打得水面哗啦哗啦乱响。李渊从来没见过湖里有这么多的鱼，平常它们不知躲在了什么地方，即使在水里游过，也是悠然无声像散步街头的一个绅士。

母亲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对争食的鱼儿说：渊啊，你是饿的吧？你慢慢吃，慢点，别噎着了呀。

李渊在湖里驱赶那些鱼儿。李渊说，你们就不能慢一点吗？等我妈走了再吃也不迟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做了这些日子的邻居，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？鱼儿并没有听李渊的，只顾自己抢食。李渊不由得有点气愤：到底是畜牲，一点修养也没有。他气得在湖里乱搅，水面浪花四溅。

面包、巧克力瓜分完了，鱼儿们像来时那样迅捷地退去，水面平静下来。

李渊回到草地上。草地上空无一人。母亲走了，就在李渊驱赶鱼儿的时候母亲离去了。十几岁的李渊趴在草地上，闻着母亲留下的气息，伤心地哭了。太阳被一片厚厚的云层遮蔽，天色顿时暗了下来，湖边阴风凄凄。

下一年的同一个日子，母亲又来到了湖边。李渊早早地就在植物园的门口等着。他紧紧地挽着母亲的左臂。母亲比上一年消瘦了，眼神中有了一种茫然和呆滞。李渊惊讶地发现，母亲的脑海里居然飘浮着一层薄纱一般的空白。就在这空白的底子上，他看到那个背着书包的李渊浮现出来，那是个只有一张桌子高矮的小男孩。

小李渊勾下母亲的头，在她的耳朵旁悄悄地说：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可不许对别人说，谁说谁就是乌龟。

母亲兴奋得涨红了脸说：好，咱们拉钩钩。

小李渊说：爸爸昨天和那个阿姨打架了，两个人扭在一起，不停地在对方的脸上咬着，两个人的手还在对方的身上用力地抓……我吓得从桌子下面钻了出来，朝门外逃跑。阿姨看到以后，猛地推开爸爸，举起巴掌在爸爸的脸上拍了一下……

母亲的脸一点点变得惨白：哪个阿姨，你说的是哪个女人？小李渊说：就是那个经常到我家来的阿姨，你们都叫她小菜小菜的，还不明白啊，就

是他们办公室里那个打字的女人……

李渊感到迷惑，他从来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也不认识那个叫小茉的女人。母亲是怎么啦？

母亲的嘴里发出丝丝冷笑：我就知道他们有这种事，想骗我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人住在医院里，但外面的事都知道。好几次，他来探望我，我在他的眼珠子里都看到小茉的影子。还说什么是在加班。骗谁呀，连八岁的孩子也骗不了。有一次我回家拿换洗的衣服，就闻到了家里有一股奇怪的香味。我们家没有人用这种香水。一定是那个女人来过了……

李渊被母亲的这番话说得目瞪口呆。他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担心母亲这样的身体状况。

母亲口中念念有词地走着，来到了湖边，在一块裸露的太湖石上坐下。看着平静的湖面，母亲的心情平静下来。李渊看见她浑身散发着忧伤的柔情，像蓝天下静止的白云。白云的阴影投在地面上，与周围灿烂的日光形成鲜明的对照。母亲的包就放在她的脚下。这天母亲没有从包里拿出什么东西，她只是默默地看着幽静的湖面，又高又密的杉树林投下的影子把她整个地笼罩起来。

李渊想，她一定有什么话要对他说。他静静地等待着。湖对岸的树梢上飞起了一只白鹭，又飞起一只白鹭，两只白鹭一前一后向远处的天空飞去，渐渐地不见了影子。

母亲的脑海里还是李渊的身影。星期天，趁母亲在卫生间洗衣服的时候，八岁的李渊骑在了阳台的栏杆上，一只脚在里面，一只脚在外面。二楼的阳台外面长了一棵枫杨树，树梢的杈枝上有一个鸟窝，枯草烂叶间，一窝刚出生没几天的小鸟在探头探脑。从阳台上看过去，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碰到鸟窝了，当他骑在栏杆上伸出手去，才发现手指距离鸟窝还有一段距离。他尝试着伸长身子伸展手臂，一寸寸地接近鸟窝。这时，身后传来母亲的一声尖叫，随即从四面八方响起了惊叫声。他马上被搂在了母亲的怀抱里，母亲的手掌狠命地拍打着他的屁股，直到她再也没有力气打下去为止。与此同时，枫杨树上的那只鸟窝被父亲用长竹竿捅了下去，一窝还不会飞的小鸟摔在地上嗷嗷乱叫。

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，母亲说，这孩子太顽皮了。渊啊，你怎么就不会汲取一点教训，打也打不怕的，你也要为做母亲的想想。妈只有你一个儿子。

李渊大声说：我知道了，妈，我现在知道了。

现在知道也没有用了，母亲自言自语，春游那天送你到学校时，我还对你说，不要到河浜旁边去玩，你就是不听。

我没有到河浜旁边去，李渊着急地申辩，我以为那是一片草地，一片绿得刺眼的草地。这样的草地谁见了都会喜欢。

你知道多少人被你连累了，母亲没有理会李渊，目光呆呆地说，你这一走，把多少人毁了。你们的校长被撤了职，班主任记了大过，她对我说她还只有 23 岁，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。还有我，我什么也没有了。

李渊觉得母亲的口气里有一种仇恨的东西，她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在说着这一切。她的眼前是灰褐色的，一切景物变了颜色，冷冰冰的，像荒漠的月球表面。荒漠的月球景象被制作成图片，就竖在植物园的科技馆里。李渊被母亲眼睛前的仇恨惊呆了。

妈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我不是有意要气你的呀。李渊一遍遍地说。

孩子，妈知道不是你的错，谁也没有错。母亲冷冷地笑了，正因为谁也没有错，妈才觉得冤得难受，妈只有向自己讨债。

妈，你不要难受。李渊说，你看看我，除了没有实在的人形，我不是活得很好吗？说着，他飘浮在水面上，一连翻了十几个斤斗，湖面上一圈圈的涟漪轻柔地向远处荡去，交织出美丽的花纹。

李渊停下来，看到母亲并没有在看他。她又陷入了沉思状态。

李渊回到母亲身边，听见母亲的嘴里发出喃喃的声音。仔细地听，她一遍遍地说着那个名叫小茱的阿姨。她在说，连小渊都看到了，你们还想抵赖，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，你们要好就好吧，我不在乎，你们只要还给我儿子，把小渊还给我。

李渊说：这是没有的事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个小茱阿姨，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？

母亲惊悚地抖动了一下，抬眼望了望四周。她的手放进了湖水里，轻

轻地抚摸着，湖水滑腻腻的，像漂了一层油。母亲的眼光停在了湖边的雪松下，那里铺了一地黄黄的松针，干燥洁净，寸草不生。李渊说：这就是我每天睡觉的地方。母亲似乎很满意湖边的环境，或者说她听到了他的声音，脸上泛起了微笑，神色立即变得生动起来，点点头，然后站了起来。

渊，我走了，母亲说，你好好地歇着，明年我还会来看你的。

李渊一步不离地跟着母亲：妈，我们一起走，我要回家，我一个人在这儿太冷清了。

母亲走得很慢，脚步恍恍惚惚，身体左右摇晃。游园的人越来越多，母亲在人群里挤过来挤过去。好几次，李渊被游人冲撞得摇晃不定，不时离开母亲的身边。他只得蜷缩起来，一点点隐入在母亲的体内，只有母亲知道回家的路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回家。这一次他再也不能错过机会了。

母亲的脑海里升起了一片浓雾，比来时的空白更加可怕。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在晃动，头脑好像被什么紧紧地箍着，李渊的影子遮住了她的眼睛，疼痛从遥远的地方一步步逼近，他再也看不清眼前的路了。母亲头痛欲裂，她只得在花坛的石沿上坐下来。

这该死的头痛！这几年来，头痛总是纠缠着她。她捧着自己的脑袋想，她再也回不了家了，她要死在植物园里了。

李渊重重地吓了一跳，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他离开母亲的身体，站到了她的身边。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揉了揉太阳穴，好像轻松了很多。她站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下麻木的腰肢，然后朝植物园的大门走去。

李渊也松了一口气，重新回到母亲的身上。

母亲又一次蹲到地上，两手捂头，痛得哼哼起来。渐渐地，她的身边围起了观望的人墙。

母亲的痛苦让李渊焦急万分。他离开母亲，心急如焚地对那些围观的人说：你们不要光站着看热闹，你们快想想办法救救她呀，你们快去叫救护车呀。没有人听从他的呼救，围观的人不解地看着这个蹲在地上的女人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正在这时，母亲站了起来，头痛没有了，神情轻松了许多，对周围关注她的人露出歉意的笑容。

李渊一下子明白了，由于他的缘故，母亲才痛不欲生。他不能随她而

去，他不能因为自己想回家，而不顾母亲的生命安危。

母亲再一次迈开脚步，缓缓地向植物园大门外走去。这一次她没有头痛，尽管步履恍惚，她还是一步步地走出大门，走向车站，最终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流里。

李渊哀伤地站在原地，目送着母亲的身影。他想，她一定还会再来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宽慰了许多。

新的一年，春天来临了。在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，李渊早早地来到了植物园的大门口，悬浮在高大的梧桐树上，看着每一个进门的人。耀眼的阳光照得他头昏脑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充盈着他内心的期待和喜悦一点点消失，失望和担忧把他笼罩。

直到暮色降临，植物园大门关闭，母亲也没有出现在李渊的视野里。

随后的日子，李渊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炎热的夏天过去了，凉爽的秋天过去了，北风呼啸的冬天也过去了。一年过去了。母亲再也没有出现。

又一年过去了，母亲还是没有来。

李渊充满忧伤地想着母亲。她一遍遍地安慰自己：母亲一定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，等她腾出时间，她会来看他的。

夏天，一阵大雨过后，积水还没有退净。李渊忧伤地眺望着空荡荡的公园。一个女人趑趄走进植物园，在几乎看不到游人的公园内，她显得十分地醒目。女人的黑发中已经有了白丝，眼神定定地望着前方，有些呆滞或者说看上去若有所思。她的衣着样式陈旧，好像是几年前的旧物。她目不旁视地向前走着，似乎急于要去找一件遗失了的东西。

女人身体的姿势和走路的样子使李渊感到似曾相识。他迎上前去。

走进以后，李渊大大地吃了一惊。从那件老式的黑色风衣上，他终于确认她就是母亲，只是她变化得让李渊不敢相认。离最后一次见到她，已经两年过去了。意想不到的相见，李渊的内心悲喜交加。他相信如果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，母亲是不会拖到今天才来看他的。

他在母亲的身前身后来回地奔跑，想把她看个真切。

母亲趑趄着积水，来到了湖边。湖水四溢，她只能坐到湖边高高垒起的太湖石上，远远地眺望儿子沉睡的地方。四周是那样的安静，看不到一个

人影，一个人面对洪荒似的世界，让母亲心绪平静。

他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，母亲自言自语，他们应该让我到这里来，和李渊在一起，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了。母亲看着李渊轻烟飘渺的身影，向他诉说内心可怕的经历。

他们说，嗨，我们送你去一个很好的地方疗养。就因为我老是独自一人对你说话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他们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，连你的父亲也这么说……

他们用汽车送我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一扇沉重的铁门把我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。

儿子，你现在明白了吧。那个地方原来是一所精神病院。那些穿白衣服的人把我绑在床架上，强迫我吃下大把大把的白药片。那些药片使我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酸痛，人整天昏昏沉沉想睡觉，一觉醒来，刚刚感觉清爽一点了，又要让我吃药了，重复循环，日复一日，无休无止。

我实在不想吃那种让人昏昏沉沉的药片，他们便强迫我吃下去，不吃就给我打针，我要是反抗，他们就把我捆起来，用电针把我击昏。

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我只是愿意和你说话罢了，他们居然要这样对付我。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最后连你的父亲也觉得厌烦了，她受不了没有女人和孩子的生活，终于离我而去。

前些日子，我看见你父亲了。他和她的妻子小荣还有他们的女儿走在商场里，他们一路走一路笑着，看上去她已经把过去的一切忘掉了。那个小女孩已经会走路了，看人的时候喜欢侧着脑袋，一副做作的样子，那双眼睛倒是很讨人喜欢的。

你父亲看到了我，我们站着说了几句话。他说：你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我说：你看呀，好不好你一看就知道了，不好的话医生也不会让我出院的。他就有点尴尬。他说：你今后打算怎么办？我看看他的家人，他们似乎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觉得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就说，这是我自己事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

其实，我说这些话丝毫没有怪她的意思，他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，看到他现在幸福的样子我也高兴，怨只怨我自己没有这个福分。孩子，千

万不要怪你父亲，男人看问题比较现实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目标，不像我们女人太情绪化，常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……

李渊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母亲这些年来居然一直住在精神病院内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她无法在那个日子来看望儿子。对母亲的失约，他曾经有过许多猜想：她很忙，工作和家务，没有时间年复一年来这儿凭吊；她又有了新的孩子，他希望那是个女孩，他就有一个妹妹了，小妹妹一天天长大，母亲也会把他淡忘；他最不愿意想的是家中发生了变故，或者母亲生了重病，或者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……

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她会被囚禁在精神病院内，以致他和她两地相思一样情愁。现在好了，母亲出院了，又可以每年来看他了。

母亲望着涟漪荡漾的湖面，淡淡地笑了。孩子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想念只能放在心里，用一个小小的空间把它贮存起来，不能放在嘴上，更不能整天打开去看，如果那样的话，人就要生病了。我明白了，我的病也好了。现在我要带着心中的你，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你外公已经在那里帮我办好了移民定居手续，这一去也许就再也不回来了。今天我是来向你告别的。你听明白了吗？

怎么会这样的呢？李渊一时无法接受母亲的这一决定。想到再也见不到母亲了，李渊感到无边的恐惧。他在她的耳边大声地喊：一切都没有过去，没有过去，没有过去……

母亲和李渊相隔在两个世界，无论李渊怎么喊，她都无法听到。

李渊听到母亲在心里说：儿子我要去做我的那份事情了，我为你浪费了这几年，我没有丝毫的怨言，我有过你，你留在了我的生活里。我的意思你听懂了吗？我今生今世不会再有第二个儿子了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儿子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留在家里的东西，我都收拾起来了，准备随身带着，就像你在我的身边一样。

母亲从口袋里拿出一包巧克力，撕去包装纸，把它放入湖里。还有橘子、香蕉和苹果。湖水把这些东西吞没，就像李渊收下了它们。

母亲看着湖水，就像看着她久违的儿子。他的眼神又一次变得呆滞起来，好像被什么牵引着，一直拉到很远的某一个点上。在这一刻，儿子慢

慢地从水中升起，那个活泼的男孩，又蹦又跳地向她走来。她的身子摇晃了一下，差点从石头上掉进水里。

她浑身一个激灵，惊醒了。她想，她应该走了，再不走，她也要留在这儿了。

母亲留恋地最后望了一眼水面，站起身来准备回家。她的脑海里出现了那个遥远国度的美丽风光。李渊知道，他再也看不到母亲了。

李渊拦着母亲，寸步不离地挡在她的路上。母亲每向前走一步，就像在他的身上踩上一脚。李渊想，我还不如让你踩死的好。

在植物园门口，母亲的步子因为李渊的存在而躲躲闪闪，她的行动又一次变得恍惚起来，身子摇摇晃晃，连迎面开来的汽车也分不清了。她对自己说，你怎么了，怎么又出现了这种症状。他从口袋里取出几粒药片吞进嘴里。你可要挺住啊，再有几天就出国了，不要再出什么差错，再进精神病院，我这辈子就算完了。

李渊感到害怕，他怕由于他的阻拦，母亲再一次去那个牢狱似的精神病院。他不忍心毁了母亲的下半生。可是，他还是心存不甘，他知道只要他一让步，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。

母亲用手敲打着自己的头，恨恨地说：李渊呀，你就不要再缠着我了，我生了你养了你，虽然没能把你养大，可那不是我的责任呀，那是你自己的命不好，我已经想开了，我不能为了一个死去的孩子毁了自己的一生。

母亲敲打自己脑袋的样子让李渊感到内疚，他离开了母亲的身体，站在一旁，目送着她一步步远去。

这个晚上，李渊哪儿也没有去。她一直呆在母亲坐过的那块石头上，感受着久违了的母亲的气息。他想象着母亲在精神病院里的生活，石头变得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露水。他知道他再也回不去了，他真正成了一个孤儿。

雨后的湖面静静的。李渊惊讶地感到，自己的身体在一点点变大，长成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……